



## 往事悠悠话元宵

□段春娟

元宵节，又叫上元节、元夕、灯节，这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，也是一元复始、大地回春之夜。它是过年的延续，除夕春节过后，喜庆余绪犹在，人们意兴未尽，在元宵节又掀起一个庆祝的高潮。

若说春节习俗重在系列祭祀礼仪，那么元宵则重在“闹”字，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，闹他个三天三夜。邓云乡先生在《红楼风俗谭》中言及元宵习俗，用了一个词“金吾不禁”，“执金吾”，古代官名，专司打更敲鼓、夜晚巡逻，以禁夜行。元宵节前后三日，开禁，值夜的人放下责任，啥都不管了，一任老百姓去闹。元宵节是中国古代民间“狂欢节”。

“五子闹元宵”是民间艺术常见题材，凸显一个“闹”字，整百个孩子，千姿百态，各种闹法，舞狮子、耍龙灯、踩高跷、跑旱船、猜灯谜……与此同时，商贾云集，遍布街衢，说不出的热闹繁华。

清人吴兆宜所编《春明岁时琐记》，记载了当时元宵盛况：“正月十五为上元节，祭神以元宵为献，俗谓之灯节。三街大市，前后张灯五夜。……此五夜，凡通衢委巷，灯光星布珠悬，皎如白昼，喧阗彻旦。人家铺肆，筵乐歌舞。市食则蜜食、糖果、花生、瓜子诸品果蓏。王孙贵客、士女儿童，倾城出游，谓之逛灯。车马塞途，几无寸隙。茶楼则低唱高歌，酒肆则飞觞醉月，笙簧鼓乐、喝彩狂呼，斯时声音鼎沸，月色灯光，而人不觉为夜也。”

南宋辛弃疾之《青玉案·元夕》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，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”亦见流光溢彩，鼓乐箫歌，表面看一派歌舞升平气象。闹元宵习俗大概也与有宋一代的市井繁华有关系吧，这是我的猜测，并无根据。

直至正月十七，落了灯，撤下过年祭祖敬神的案供，年也就算过完了。东风送暖，春回人间，生活恢复至原有秩序，开始一年当中新的忙碌了。

过年不只限于除夕、元月初一（春节）两天，而始自腊八，延至元宵，几乎两个月时间。正是冬藏已毕的农闲时分，又值大自然由极寒向阳春的过渡转折期，在这样一个特定时间段举行系列仪式，庆祝一年来的顺遂平安，表达对未来的美好诉求，祭奠先祖，慎终追远，融寓教于乐、调整休息为一体，实在各种意义都有了。节日习俗，承载着中国古代先民了不起的生活智慧，“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”（汪曾祺语），是自然与人文的统一。

思绪悠悠，不觉又想起儿时元宵节，则又是另一番情形了。

元宵节是灯节，是挂花灯的日子。可我们小时候是没有花灯的。母亲会用豆面捏成各种形状的灯，猪、鸡、羊、狗、蛇等，

十二生肖的灯差不多都有。一般是在动物的背上因势随形地捏出个长方形的边沿来，算是碗儿，可以盛上点蜡烛油，中间插上灯芯，点上就可燃烧一段时间。

母亲会嘱咐我和弟弟，拿着豆面小灯到处照照，猪圈、鸡窝、粮囤，以祈愿来年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。那时候村子里还没有安上电，豆面小灯在院中、厢房中荧荧亮着，一跳一跳的，说不出的美，说不出的神秘。

等那点烛油燃尽之后，灯就灭了。母亲会把蜡烛油燃烧过的地方切掉，剩下的还要再吃呢。一般是切成片，放到大白菜里炖炖。那豆面片有点面、有点香，还是挺好吃的。

过元宵的时候，母亲还要做几个大花馍，我们那里叫“圣虫”（谐音“剩虫”）。模样活灵活现，是盘在一起的蛇的形象，身上压上花纹，有蛇形的头，嘴里要衔着切开的枣片，那是舌头。这“圣虫”是要上供的，也取有“剩余”的寓意，年年有余。想来传统农耕时代，家家户户是没有多少富余的，青黄不接倒是常态，年年有余就变得那么令人渴望和期盼，遂演化成一种集体的民族心理。鱼因与“余”谐音，也成了美好的象征。年画中，穿着肚兜儿、抱着一条比人还大的鱼的形象，是多么喜庆和深入人心啊。

没有花灯，没有灯会。农村的娃见过什么呢。

记得后来上了大学，有一年寒假是正月十五之前就开学了。在我上学的聊城市中见到一些花灯，那应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花灯。那些花灯的样子很古典，并不花哨，就是想象中的样子。当时是和谁一起专门去看的，还是偶然路过，都已经不记得了。时间过得好快，大学毕业都三十年了。

小时候没有花灯，我们玩滴滴金儿。滴滴金儿不响不爆、只喷金灿灿的火星子，应该是不值钱的，哪家都会给孩子买几把。用纸卷着点铅笔屑样的黑色粉末——至今我也不明白那是什么成分，圆珠笔芯般粗细，一拃来长。一头是空的，用手捏着，另一端点上，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。有时候很多孩子在一起玩，手里都拿着燃烧的滴滴金儿。飞舞着、划圈、举起跑着，像长龙。夜那么黑，滴滴金儿那么亮。真快活。

有一年元宵节，傍黑天了，我把滴滴金儿贴在大门两边过道的墙上，贴了两溜，就等着小弟回来，我们好一起点上。左等右等，小弟不来。等我再一次出门看时，小弟回来了，头上扎了一圈绷带。我哇地哭着跑回家，告诉母亲，小弟头破了。等问明白小弟的头是让小松打的，我疯了一般跑到小松家门口，等着小松回来，好堵住揍他。打仗亲姐弟，一点不错。那个元宵节我不记得是怎么收场的了。

一转眼，四十余年过去了。

（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山东财经大学）

月光不曾问归期，灯火永远待归人。

当元夕灯火漫过天际，总有一缕月光悄然缝补着人间的离合悲欢。今夜，古老的月光漫过手机屏幕的蓝光，糯米香混着咖啡的气息在钢筋森林里游荡。元宵节是千年灯市与当代烟火的无声对话——青砖巷口褪色的灯笼穗子，正与写字楼顶的霓虹灯牌共悬同一轮圆月。元宵节也是光的辩证法：豆面灯里摇曳的烛火与泉畔的激光秀同频共振，渔灯节祭海的腰鼓声与写字楼加班的灯光交织成现代人的精神潮汐。父亲扎的竹篾灯笼与LED灯带装饰的树木，都在完成同一种文化叙述：以光的容器盛放乡愁。

当十二生肖灯化作手机里的AR动画，当猜灯谜变成朋友圈的像素游戏，我们仍在汤圆的浮沉间打捞着文化基因的糖芯。那些沉浮的汤圆何尝不是一枚枚微型月亮？今天的我们，正以新的平仄续写这卷流动的史诗——所有对传统的回望，终将成为未来的乡愁。

## 灯笼，聚拢那一团光

□施永庆

红灯笼亮起来的时候，整条街都醒了。傍晚，在凛冽的寒风里归家，看着一盏盏大红灯笼挂满小区入口，照着红红的春联，心里就有淡淡的温情浮现。春节刚过，上班复工没几天，元宵节就到了。红灯笼照耀下，“谱出太平新景象，六街灯火管弦声”，几个孩子提着小花灯在疯跑，笑声里皆是喜庆和祥和。

想起了少时跟着父亲去挂元宵节灯笼的情景。在大院里，父亲带着几个小伙子，架起人字梯，将一盏盏红灯笼用绳索串起来，挂到街道的两边。检查完毕电线电路后，一声令下，电闸推合，满街的灯笼同时射出温暖的光，照得我眼花缭乱。在这一排排巨大的红灯笼下，就是各种各样、大小不同的花灯。眼馋伙伴们手里提着的八角灯、鲤鱼灯，还有眼睛会动的兔子灯，我便向父亲索要。父亲早有准备，拿出一盏走马灯，组装起来。他粗糙的手指灵巧地摆弄着，小心地把蜡烛固定在底部，“嗤”的一声点着火柴，蜡烛的火苗上冒出一股青烟，灯笼内的纸轮就转了起来，带动两只小鹿你追我赶。灯光晃动着，父亲脸上的笑意忽明忽暗。

母亲在厨房里煮汤圆，氤氲的热气模糊了窗上的剪纸。我偷偷溜进去，看她将糯米粉揉成团，再搓成一个个圆滚滚的小球。汤圆在沸水里沉沉浮浮，像极了天上的满月。母亲说，吃了汤圆，一家人就能团团圆圆。我狼吞虎咽，快速吃完一碗汤圆，就提着走马灯，冲出了家门……一个底座，一支蜡烛，放射璀璨的光芒；几根竹篾，一层薄纸，聚拢起光和热的同时，也挡住了外界的寒风，照亮了脚下的黑暗。父亲给了我一盏灯笼，照亮了一个孩子寻找快乐的道路。

灯笼其形与意，着实有着中国式的哲学境界。我觉得，灯笼的发展演变史就是一个“以之解忧”的神奇寓言。关于灯笼最早的记载是，汉明帝敕令正月十五夜在宫廷和寺院“燃灯表佛”。这一做法逐渐演变为民间的观灯习俗：唐朝皇室上元灯节在高山上放置百枝高八十尺的灯树，“光明夺月色”，倡导与民同乐；宋徽宗将数以万计的彩灯堆成“鳌山彩灯”，明朝朱元璋建都南京在秦淮河上燃放水灯数万支。永乐年间，午门立灯柱，华门外设灯市，现在北京仍有“灯市口”街名。皇帝还有诏令，自正月十一起百官赐假十天，以度佳节。从点灯以驱黑暗，到大众同乐祝福岁月，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聚拢这一团光，以喜庆的纹饰、精巧的造型、吉祥的寓意，诉说着华夏民族追求亮丽辉煌，喜庆欢乐的愿望。

“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。暗尘随马去，明月逐人来。”唐朝的诗意穿越时空而来，如今，济南趵突泉公园每年的元宵灯会便是这一传统的延续。与普通灯会不同的是，这儿，欢乐的泉水、古朴的亭台楼阁与

精致的灯笼交相辉映，将古色古香的景致装点得更加温馨而浪漫。灯笼上的图案栩栩如生，或淡雅山水，或民族风情，或老街旧巷，讲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。最令人感动的是，趵突泉的三股泉水，在这节日的夜晚似乎也更加欢腾。泉溪如流动的星河，倒映着一盏盏灯笼的光晕，虚实之间美轮美奂。可以说，泉水间的元宵灯会，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盛宴，更是心灵的慰藉，让人在忙碌与喧嚣之外找到一片宁静与美好。

那一年，随妻在招远岳家过年。岳家是典型的胶东农村四合院，有着巨大的锅台、热烘烘的土炕和红红的春联。大年三十早上，岳父完成摆供祭家堂等仪式的同时，在大门两侧挂上了两盏崭新的红灯笼，直到元宵节过后才取下来。我注意到，大门两侧门柱上两截凸出的木料是专门留出来挂节庆灯笼的。夜晚，灯亮的时候，吉祥的红光照亮了旧宅，也照亮门前来往的行人和一大早拜年的乡亲们。而我的孩子，如我童年一样，提着一盏灯笼。灯笼是亚克力材质的，内有电池，一拨开关，红光就在地面上勾勒出“汪星人”的卡通造型，晃动灯笼，忽大忽小的“汪星人”就满世界乱窜，逗得孩子“咯咯”地笑。

如果孩提时提着灯笼在彩灯和祈祷中行走，是为了满足探寻世界的好奇与快乐，那么，家门口红灯笼恒定的光芒，又是怎样的祝福与等待？

我想起了海边的放渔灯。每年的正月十三、十四，胶东半岛的莱州、蓬莱、黄渤海新区等沿海渔村，有着过放渔灯节的传统。渔民们用苹果、胡萝卜做成渔灯，送到船上和海边点燃。苹果寓意平安，胡萝卜色泽金黄，取意财富，他们相信，鱼灯能够引导和照亮海上渔民回家的路。如今的渔灯节已经成为盛大的节日，数百条渔船齐聚码头，渔民们腰鼓秧歌、舞龙舞狮，祭海送灯、祈愿丰收。

元宵佳节，不仅仅只有大地和海岸的璀璨灯火。有一年元宵节，经过一座水库，远远地看见半空中有着三三两两飘动的红光。靠近了，原来是一群年轻的男女在湖边放孔明灯。走近一看，他们正在灯笼纸上写下心愿。借着微弱的烛光，我看见了那些若隐若现的字迹：有的祈求金榜题名，有的盼望爱情到来，还有的只简单写着“平安”二字。一盏盏明灯在湖面上拖拽出彗星尾巴般的亮彩，缓缓飘向夜空，像是撒向夜空的种子，带着温暖和力量，穿越黑暗，照亮前行的道路。

夜渐深了，红灯笼依然亮着。步行街的小摊飘来阵阵馄饨的香气，老板掀开锅盖，白茫茫的蒸汽便腾空而起，与灯笼的光晕交织在一起。我站在街心，看着满街的红灯笼和LED灯带装饰的树木，忽然觉得，这满城灯火，不正是夜的眼睛吗？它们温柔地注视着人间，将这举国同庆的日子，照得更加温暖而明亮。

（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